

第一章

賴舜年起了個早，刷牙梳洗後，打著呵欠，往樓下走去。樓下是他的麵攤，前幾年存了筆錢，和朋友又借了一點，湊足金額將店面盤下，朋友說要慶祝他有了自己的店鋪，還幫他找人裝潢，將店鋪修整得有模有樣，乾淨簡單，動線俐落。他不知道朋友在裝潢上花了多少錢，但看見明亮又乾淨的店鋪，他心裡非常感激，私底下還尊稱對方一聲大股東，或是更誇張點會暱稱對方為老闆。

賴舜年原本只是個賣刀削麵的攤販，買下店鋪是希望客人能在店裡有更多的位子用餐，其他初來乍到的客人看見店裡高人氣，也會好奇過來買他的麵。

再說擁有一家店面，是所有小攤販的目標，他也不例外。

他們家刀削麵的技術傳到他，已經是第三代，過去都是一車麵攤走透透，直到他爺爺的積蓄、他爸的積蓄，加上他的積蓄，還有朋友的贊助終於湊足一間店面。他很愛他的小店鋪，每天早上肯定要先清潔打掃，再去準備麵團、醒麵，所有的麵都是現做現賣，一點都馬虎不得。客人可以砸碗，但他不能砸了他家三代的招牌，縱使這招牌一直到他買下店鋪那刻才真正掛上。

老賴刀削麵。

他保留了他們家傳三代的活動麵攤，充做廚房用，店鋪就給客人坐。朋友曾經問他，為什麼不把廚房改到店裡頭，至少還能有空調，可他就是覺得麵攤好用，習慣了，從他小的時候，就是在這麵攤周遭跑，直到他父親倒下，他不得不接手，要他把麵攤車擺在外頭當裝飾紀念品，他還真捨不得。

賴舜年邊弄麵團，邊煮著大骨湯，他家的刀削麵有兩種，湯麵與乾麵，湯麵的湯底是大骨湯，乾麵的醬料是祖傳特製炸醬，他們家向來是乾麵賣得比湯麵好，但在大骨湯的製作上也不馬虎，賴舜年不是個會投機取巧的人，別人教他怎麼做，他就怎麼做，按部就班，遵循古訓。

麵店營業時間是禮拜二到禮拜日，禮拜一公休，早上十點到晚上九點。

早上十點開門，開店沒多久，電話就來了，是附近的上班族或學生提前訂餐，等到中午來直接拿了就走。賴舜年接了五張訂單，每張至少七份起跳，十一點整時間到，不再接訂餐電話，開始下麵。

他的麵店就他一個人，又要接電話又要寫訂單，那麵肯定顧不來，索性給客人訂個規矩，十一點過後不接中午的訂單。沒訂到的客人，可以直接來店裡用餐或是外帶。

賴舜年將麵一一包裝好，時間差不多十二點，有人陸陸續續點餐，領取訂餐，賴舜年蠟燭兩頭燒，又收錢又拿餐給人又煮麵，忙得一身汗，和客人道謝後，擦擦汗，接著下麵。

中午的忙碌時段可以維持到兩點，兩點過後，客人陸陸續續離開，偶爾有些散客進來，但已經沒有高峰期那麼忙了。在這段時間，他可以稍微休息一會。

下午的尖峰時段大約從五點半開始，然後會一直忙碌到七八點，九點半開始收拾打掃，準備明天要用的麵團，十點關門。

賴舜年的生活幾乎都在麵店，就算有公休日，也不能跑到太遠的地方，大概只有

過年前後的時候可以多放幾天假。但就算出去玩，他的心全繫在麵店，歸心似箭的很想快點回家。

是的，這間麵店是他的家，只有他一個人的家。親戚幾乎都在外地，就連過年也很少回來，他在這裡可說是孑然一身，不幸中的大幸是，他還有個朋友。

至少他覺得他們是朋友。

打掃完店內，保持門面清潔，拉下鐵門，他回到自己二樓的窩，直接進浴室洗澡，洗個清清爽爽。走出浴室，以毛巾擦著頭髮，坐到地板上。

空閒下來，他開始發呆，什麼也沒想，只是盯著前方。特別累的時候，反而難睡，他需要這樣發呆放鬆自己的思緒，然後頭一仰，他靠在床上睡著了，睡了大約三十分鐘，又醒來，自己爬上床，躺好，繼續睡，幾乎是一沾上枕頭，就又昏睡過去。

然後又是一天的開始。

熬過了一個星期，禮拜一公休日，賴舜年今天不開店，另有安排，他依舊早起，開著貨車到市場採購食材，和菜販肉販打好關係，互通有無，偶爾跟著八卦一下，講民生、談政治、討論隔壁攤的忘年之戀，去一趟市場半天就沒了。

回來他搬著一籠又一籠的菜到儲藏室放好，還有肉品得先放進冰櫃，忙得差不多，店裡的電話響起，今天雖是不開店的，但電話還是會接。若是搞錯時間的客人打來，他會溫和委婉地拒絕對方，告知對方今天公休。

賴舜年接起電話，向對方告知自己的老賴刀削麵，念完等著對方回應。

那方沉吟一聲，似笑非笑。

倏地，賴舜年認出話筒另一端是誰，莫名其妙地紅了臉。奇怪，這裡是他家麵店沒錯，他的開場白也很正常，他卻無緣無故地覺得自己很丟人。

「忙完了？」對方低沉嗓音在那方響起。

「嗯，剛忙完。」賴舜年應答的時候，不自覺地點頭，明明對方不在面前，就算他點頭對方也看不見。就像他介紹自家麵館會感到不好意思，他在面對這個人時，總是會無意識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。

每次回想起自己對他的應對，都會自我慚愧、後悔不已，可這個人對他這種平民老百姓來說，確實是崇高的存在。

雖然他總自作多情地認為他們是朋友。

「給你的手機怎沒開機？」對方詢問的語氣平穩，聽不出情緒。

「抱歉，可能是沒電了。」賴舜年趕緊道歉，類似的情況發生過不只一次。前陣子對方送了他手機，要他隨時帶著好連絡，但他怎麼可能隨時帶著，手機可是有電磁波，對身體不好，再說他的手機就只等一個人電話，而這個人的電話，一個月都還未必能有一通。

他常擺著擺著就忘了手機的存在，儘管那是時下流行的智慧型手機，但他真的沒有時間研究。對他而言，手機的用途只管接聽撥打。他光是學會智慧型手機的解鎖跟接聽就花了不少時間，還鬧出不少笑話，這讓他更加排斥使用它了。

對方聽見回答，沉默著不發一語。

賴舜年覺得氣氛這樣尷尬真不好，趕緊扯開話題，假裝漫不經心的提起，「今天我去菜市場，買了幾條新鮮的魚，要不我過去弄給你吃？你今晚需要應酬嗎？」

「你七點來，我會早點回去。」

對方說完，沒多寒暄幾句，彼此道別，結束通話。

如果有應酬的話，今天就算了。賴舜年看著已經斷訊的話筒，原本想說的話憋著，沒能說出口，他並不是很能拒絕對方的命令，逼近百依百順的地步。

在那個人面前，他向來都不是平時的賴舜年，那種狀態好像被附身一般，本身有清醒的意識，但並不是真正的自己，會做著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出的事。

他想，或許是對方有著什麼魔力，不斷地引導自己做出不像自己的事，讓他根本無法抗拒。

賴舜年收拾好所有食材，揣著鮮魚與蔬菜，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，下車後又走了一段路，抵達目的地時差不多七點。那人的家位於高級住宅地段，而且是最高、占地最廣、最顯眼的一棟，他對這附近算熟，畢竟時不時地會來這麼一趟，連管理員對他都有那麼一點印象，和他打一聲招呼就放行了，知道他是住在最高層的住戶的朋友。

賴舜年對這種高級公寓很有好印象，環境清潔、地板亮晶晶、管理員的素質也很好，大樓裡還有庭院造景，地下室還有游泳池，一樓有個區塊還是私人經營的超市，二樓是健身房、韻律教室，近乎小型社區，應有盡有。

他以前總覺得住在這種地方太奢侈了，現在只覺得這裡跟他是兩個世界，像他這樣衣服兩百塊一件，褲子破了再穿、穿了又破，縫縫補補還捨不得丟。說好聽點是節儉，直接點就是窮人性格的人，光是站在燈光明亮的大廈裡頭，他都覺得自己窮酸了。

「但是那又怎樣呢？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沒做什麼對不起人的事情，窮是窮，但也好好工作，好好賺錢，好好活著，三餐溫飽，幸福快樂。」賴舜年對自己喊話，走出電梯的時候，已經重新振作，一掃陰霾。

站在那人的家門前，賴舜年彎腰在地毯下找到鑰匙，熟門熟路地開門進入，再將鑰匙隨意丟在玄關的小盆裡，就聽見金屬撞擊的清脆聲響，小盆裡頭放著許多零錢，據說這樣能聚寶，招來財物。

據說，小盆是幫屋主設計這房子的朋友擺的，正是幫他設計老賴刀削麵室內裝置的那位。

屋主的那位朋友姓紀，聽說是響譽國際、非常有名氣的新銳設計師。

他見過那位紀先生，比自己年輕，充滿活力又善於交際，跟裝潢的工人輕鬆打成一片，對他也是保持著親切友善的態度。縱使他能在紀先生親切的面孔下，感受到那一絲絲的厭惡與瞧不起的惡意，但他裝傻著，配合紀先生的演技，一塊假裝。紀先生的表現並不是那麼的明顯，他想除了自己，或許沒有第二個人察覺異樣。他小時候常跟著父親四處周轉，到處借錢來勉強維持生計，他忘不了那些人對父親的白眼以及不耐煩的神情，因此他對於鄙視嫌棄的情緒特別敏感，像是雷達一樣，能很快地感知，像是反射動作。

他有時候會希望自己對於人的厭惡不要那麼敏感，不要在第一時間就發現對方帶著惡意，進而下意識的武裝自己、排斥對方。

賴舜年將手上從信箱拿的幾封信件擺到桌上，上頭統一標著屋主溫白裕的名字。以前聽過有人討論過溫白裕這個名字，說來也是大富大貴的命，白又有百的音，百裕，或許有百種富裕的意思。

對此，賴舜年很是贊同。

畢竟不是隨便一個誰都能在家族衰敗之後，又帶領家族重新興起，恢復榮華。連財經雜誌都說溫家產業更勝以往，而經歷過衰敗沒落的溫家，更是改變以往風格，朝向穩健發展，只有摔過一次的人，才能明白有勇無謀的可怕。

賴舜年對經濟方面不怎麼在行，但溫白裕這裡最多的就是財經雜誌，他偶爾會拿來翻翻，看看幾條有趣新聞，其他的不怎麼感興趣。

他在廚房洗菜殺魚，手機不合時宜地響起來，系統內建的簡單鈴聲像是催命鈴般，嚇得他趕緊洗手擦手，接起電話。

「到了？」

「到了，正在洗菜呢。」

溫白裕只應一聲，又沉默了，那方背景吵雜，幾乎要蓋過他的聲音。

賴舜年停頓了一會，沒等到對方說話，於是又說：「你想吃飯還是麵？」

「飯。」

「那好，我煮飯。」賴舜年應答著，那方隔了許久才跟他道別，結束通話。

賴舜年放下手機，洗洗手，繼續忙碌。切薑絲放入鍋中跟魚一塊蒸熟。所有食材都是他帶來的，這裡的調味品也都是他之前買來放著，連米也是。他打開米櫃，發現米的高度不變，表示打從上一次他來這做飯之後，就沒有再動過。

其實這裡很多東西都和他上次來的時候一樣，位置不變，數量不變，這都快一個多月，沒積灰塵，大概是還有人會來打掃。

買下一間他自己都不常回來住的高級公寓，只有在他們連繫碰面時才會使用，這算什麼？算不算是金屋藏嬌？

賴舜年為自己的想法感到可笑，金屋藏嬌，那他也要是那個嬌，偏偏他既不是美人，也不嬌媚。

他是鐵錚錚的男人。

是的，賴舜年與溫白裕有關係，他們會做著情人做的事情。

雖然沒放在檯面上明講，但私底下該知道的人都知道，例如那位愛慕著溫白裕的紀先生，例如溫白裕的左右手，他猜想或許溫家的人也知道他的存在。

那些人知道他跟溫白裕的關係，卻不說破，好像彼此心知肚明就好。溫白裕的手下能睜一眼閉一隻眼，卻難免在他出現時候皺起眉頭，紀先生的態度更是明顯，表面上親切待人，實際上卻排斥著他，在他面前從不掩飾愛慕溫白裕的心意，談話間也總說著只有他們上流社會才懂的話題。

賴舜年不愛與人正面衝突，對此他從不發表意見。

他知道他和溫白裕是天與地，他知道他們都在等溫白裕和他分手的一天，而他自己也一直在想這件事。

可能是今天，可能是明天，總會有那麼一天。

賴舜年不只一次想過，如果有天他們分手，那會是怎樣的情況，他又會怎樣？他想最好的情況，溫白裕娶妻生子，然後他們不再連繫彼此，感情也漸漸這麼淡了。他可能會很難過，但痛苦一兩年後，他會重新振作，或許還能談上一段門當戶對的感情，他覺得市場裡那個賣魚的女孩就挺好的，再加上他喜歡吃魚，也不討厭那股魚腥味，只是不知道對方會不會討厭他身上的麵粉味。

賴舜年東想西想，沉浸在自己幻想的美好未來裡頭，連兒女要生幾胎都計畫好了，要是能有一兒一女最完美，但都是兒子或都是女兒也沒關係，不過就是要生兩胎，這樣彼此也有個伴。

他的假想未來沒有溫白裕，像是自我保護一般，他將那個人排除在他計畫中的未來。要是他們真的分開，再想見面恐怕也只能在報章雜誌或是電視新聞上了，畢竟他們本來就是不同世界的人，相差太多了。

飯煮好，菜端上，還熬好魚湯，看看時間，居然已經近九點了，人都還沒回來。賴舜年盤算著，他是不是應該要打通電話詢問對方在哪，又怕對方正在應酬，可能會打擾到。

在打與不打之間猶豫著，門外傳來開鎖聲音，賴舜年離開餐桌，走向客廳，對著門等著。喀的一聲，大門推開，溫白裕與他的祕書曾之易一塊出現，後者手上捧著山一樣高的文件，跟在溫白裕後頭進了門。

溫白裕一如既往地冷著一張臉，沒什麼表情，看不出情緒，賴舜年早習慣他那張冷峻的臉龐。

「你回來了……」賴舜年迎向前，發現後頭的曾之易，又退了一步，臉上閃過一絲尷尬。他沒想到曾之易會來，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應對。

曾之易作為賴舜年與溫白裕的同班同學，與賴舜年算是有同窗交情，對於他與溫白裕的關係自然知情。相較賴舜年的不知所措，曾之易態度輕鬆自然，與賴舜年打聲招呼，「嗨，小年，好久不見。」

賴舜年反應慢半拍地點頭，回應他一句，「好、好久不見。」

曾之易是個好人。賴舜年這麼覺得，從學生時代就對他不鹹不淡，保持真正友好的距離，雖然不能算是朋友，但是與他相處也不會感覺到壓力。

「我幫你拿。」賴舜年湊向前，越過了最前面的人，小跑步到曾之易面前，伸手要幫忙。

曾之易趕緊拒絕，偏過身，避開賴舜年伸來的手，「別別，這都是重要文件，弄丟一份老闆都會剝我的皮。」

賴舜年一愣，這手伸也不是，收也不是，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

「你倒得帶我去趟書房。」曾之易提醒。

賴舜年這才收回手，幫他帶路，期間看了溫白裕一眼，對方根本沒理會他們的談話，自顧自地扯開領帶，坐到沙發上，還把他放在桌上的那杯水喝了。收回視線，

賴舜年帶著人到書房放文件。

兩人再走回客廳，曾之易和溫白裕談著公事。有個大案子今天就得趕出來，因為很緊急，而老闆堅持回來吃飯，所以搞得他們把文件搬到這裡來。

「你們吃完飯後給我一通電話，我到時再過來，嗯……一個半小時後，你們還沒給我電話，我還是會來！」曾之易交代完，得到溫白裕應許的眼神，準備要走。

「你——要不要留下來一起吃個飯？我煮的飯菜夠我們三個人吃了。」賴舜年見狀，開口留住曾之易，反正他都要再過來，不如一塊用餐，省得多跑一趟。

溫白裕皺起眉頭，隨後恢復淡然。

「太好了！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。」

曾之易在那頭已經迫不及待地答應下來，完全不看老闆的臉色，今天這大案子可關係著企業的未來，不趕快弄出來不行。

「那、那你們先開動，我再去多準備一點小菜。」賴舜年說完，又進廚房忙活，開冰箱，將剛入水冰鎮進去的洋蔥絲拿出來，加點醬油與醋，一道小菜就完成了，接連做了幾樣，一一端上桌。

餐桌就在廚房旁邊，曾之易和溫白裕已入座，溫白裕坐在主位上，曾之易在一旁不停說著工作上的事，也不忌諱賴舜年在場，將堪稱商業機密的事大大方方地攤開來講。

賴舜年擺好新增的碗筷，跟著入座，坐在溫白裕左邊的位子。

溫白裕對他開口，「吃。」

賴舜年點頭，拿起筷子，夾菜。

曾之易的話題還沒講到一個段落，溫白裕聽著也沒動筷，好不容易講了個大概後，剛停口，就聽見溫白裕說：「飯後再說。」

曾之易原本要接著說的話，全吞回了肚裡。

溫白裕一旦動筷就不怎麼說話，餐桌上的安靜賴舜年是習慣的，曾之易卻有一搭沒一搭地跟賴舜年聊聊近況，問了賴舜年的麵店位置，說改天一定抽空去光顧，老同學得給打折。

賴舜年聽聞，笑著答應，「行，讓你打到骨折。」

曾之易愣住，沒想到賴舜年還會跟他開玩笑，一臉不可思議的模樣。

「小年同學你變了。」

「哪變了？」賴舜年詢問。

「變得油嘴滑舌，會開玩笑了，」曾之易說著，頻頻發出嘖嘖聲響，「這算是老闆多年調教有方嗎？」

「曾之易，」溫白裕冷眼瞄向下屬，警告意味濃厚，「吃你的飯。」

曾之易聽令，埋頭苦吃。

賴舜年吃飽，跟溫白裕說一聲後，離開餐桌，回廚房泡壺熱茶給他們。等溫白裕與曾之易吃完，再把碗筷收起。曾之易端著熱茶，跟溫白裕一塊轉移陣地，兩人進了書房，繼續處理公務。

賴舜年洗好碗筷就沒事做了，坐在沙發上休息片刻，打開電視，漫無目的地轉臺，

停在新聞臺看到今天失業率又創新高，又有誰吸毒搶劫殺人，又有人禁不起經濟壓力舉家燒炭自殺，滿滿的負面消息，好像世界只剩下悲觀。

再轉臺，電影臺正播放著恐怖片，浴室裡浴缸的水滿出來，男主角一腳踩在溢出來的水中，黑色長髮順著水流溢出，纏上男主角的腳踝，下一瞬間男主角被長髮給拖入浴缸，水全染成血紅的顏色。

賴舜年暗自倒抽口氣，嚇得連轉臺都做不到了。

第二章

曾之易和溫白裕整理好文件，準備好明天開會的內容，離開書房時十二點多，曾之易本來還說著話，發現客廳看電視看到睡著的賴舜年，條地安靜下來，但沒多久就忍不住本性，壓低聲量，對老同學兼老闆溫白裕詢問。

「你們居然到現在都還在一起，真是要跌破所有人眼鏡了。」曾之易對於他們兩人的關係難得地發表意見。

平時太少看見這兩人在一起，有時都忘了溫白裕身旁還有賴舜年這個人，都怪賴舜年低調又不吵不鬧，也怪溫白裕將人藏得太好，不過他們這樣的地下關係，到底是好還是不好，他也說不上來。

溫白裕看著他，面無表情，看不出情緒。

曾之易摸摸鼻子，向門外走去，「我回去了，不打擾你們，再見。」

溫白裕沒有任何表示，只是盯著人將門帶上，就聽到門自動上鎖，喀的一聲，確認大門鎖好，溫白裕走到沙發，踢了踢賴舜年。

賴舜年身體一震，嚇一跳，猛地驚醒。

「啊，你們忙完了？」他揉著眼，一時間有點醒不過來，倦意十足，賴在沙發上不怎麼想動。

「回房間睡。」溫白裕催促他。

「嗯。」賴舜年點頭，之後又沒了反應。

溫白裕就問：「需要我扶你去嗎？」

「不用。」賴舜年搖頭，勉強清醒過來，緩慢起身，往臥室方向走，邊走邊詢問後頭跟著的人，「現在幾點了呢？」

「十點半。」溫白裕回應，面不改色的說謊。

「睡不到一小時？真不可思議，我還以為睡很久了。」賴舜年沒懷疑，停下腳步，轉身對溫白裕說：「最後一班公車十點四十分發車，現在跑過去應該還來得及，不如——」

「來不及了。」

「我跑快點，趕得上的。」賴舜年對自己的腳力挺有信心。

溫白裕眼神冷得能殺人，盯得賴舜年都不敢正眼看他。

溫白裕抬手看錶，「十二點三十五分。」

賴舜年一愣，如果說他原本還有七八分睡意，現在全醒了，清醒到不行，眼前這人說謊不打草稿，騙人臉不紅氣不喘，被拆穿也沒任何表情變化。

「來不及了。」溫白裕重複，再度強調。

賴舜年點頭，一口氣吞下去，喔的一聲，就這麼帶過去了。

「去洗澡。」

「嗯。」賴舜年答應，往浴室方向走。

洗個澡，換上他的那件浴袍，走出浴室。

溫白裕正躺在臥室大床上，翻閱著雜誌，一見他出來，闔上雜誌，換他洗。

賴舜年撲上床，趴在蓬鬆柔軟的枕頭蹭個幾下，準備睡了。雙人加大的床鋪很大，但他還是很自覺地給主人讓出個大位，自己側躺著，睡到邊邊角角。

賴舜年幾乎是沾床就睡，很快入眠，但有什麼騷擾著他，濕意貼緊他背後，他感覺耳朵被咬，接著是脖子背後被狠狠地咬著，把他痛醒。

「醒了沒？」

「嗯……」賴舜年呻吟一聲，向後仰，想跳起，可被人重重壓著。溫白裕半身全貼在他背上，下身勃發的慾望頂著他的臀部，氣息在他頸邊吹拂著。賴舜年意識到那再明顯不過的意圖，倒抽口氣，輕喘著，向他求饒。

「太晚了——」

「嗯。」溫白裕應了一聲，卻沒停下動作，扯開賴舜年的浴袍。

「老、老闆——」賴舜年只來得及抓住衣角，拉著身上僅存的遮蔽物，還想做最後的掙扎，「我明天還要開店！」

「嗯。」縱使如此，溫白裕仍舊執意地親吻他的背脊。

賴舜年感覺寒毛豎起，不行，再這樣下去真的會做到底。他沒辦法認真抵抗對方，因為他也很想他，可是、可是他明天還要開店，現在太晚了，肯定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。

「老闆……溫、溫哥……」賴舜年喊著，那聲溫哥聽起來有那麼一點不一般，甜蜜黏膩，帶有哀求意味，像是兩人之間的暗號。

溫白裕在他身後長嘆口氣，對他說話，「我們這都多久沒見了？」語氣中多了一絲難以察覺的溫柔。

「快一個多月。」賴舜年小聲回答，想將臉埋進枕頭裡，他很怕被對方發現自己在意的表情。

溫白裕將他翻過身，強迫他面對著自己。

「一個多月了。」溫白裕湊到他面前，親吻他的臉頰，接著是唇，但不深吻，僅輕淺一點，吻又落到耳朵。

已經有一個多月那麼久了，所以他想做。

「都一個多月了，我、我身體很難習慣。我們做，但是不要進來，好不好？」賴舜年跟他討論著。

溫白裕動作停滯，又繼續。

許久都沒得到回答，賴舜年的心七上八下。

「好。」溫白裕終於答應他。

賴舜年鬆了口氣，心裡萬分開心，在溫白裕又親吻到他嘴巴時，主動湊向前，回應他的親吻。他喜歡接吻，喜歡和這人任何的親密行為。

溫白裕一開始被動地任由他舔吻，後來受不了賴舜年笨拙的技巧，加深親吻，舌頭掃過賴舜年上顎，引來對方發癢的一縮。

結束親吻，賴舜年氣喘如牛，眼睛閃著水氣，瞪著他，但很快又低下視線。溫白裕懂他，想必是又忘記怎麼好好呼吸了，聲音低低地笑了。

「我用手幫你——」賴舜年提議，正視壓在自己身上的硬挺，伸手握住，可觀的大傢伙在他手中跳了一下，害他心跳加快。他自己的情況也沒好到哪去，他試著握住兩個人的，單手沒辦法好好掌握，所以雙手併用。他自己平時就體溫高，現在似乎又更高，光是兩個人合在一起摩擦，他就興奮得忍不住發出顫抖的呻吟。

「小年。」溫白裕低沉的喊他一聲。

就這麼一聲，賴舜年瞬間達到高潮，噴發出自己的濁白體液，一連兩發，又腥又濃稠。他一個多月沒給自己做了，每天過著忙得要死的生活，根本沒時間幫自己解放，他不確定溫白裕是否跟他一樣，但好不容易見面卻不能好好做到底，他也是真的有點遺憾。

賴舜年自己爽快後，動作一度停了下來，沒考慮到身上的人還沒到，意亂情迷間瞄了溫白裕一眼，對方不滿地盯著他，隨後他就被翻身了。

賴舜年意識到危機，趕緊喊著，阻止可能會發生的事，「別別！說好了不進來的！我明天——該說今天了，今天還要開店！」

「不進去。」溫白裕應答，用自己的慾望磨蹭著賴舜年的臀縫，大幅度地上下。賴舜年的兩瓣屁股抖了抖，覺得特別羞恥，咬牙忍著，但下體又重新振作起來。他意識非常清楚，他想要做，想要溫白裕狠狠進入自己的身體，他已經被改造成沒有溫白裕不行的身體。

有個詞語非常適合他現在的情況，就是欠操。

溫白裕在他臀縫磨著，賴舜年幾乎要崩潰，眼淚不受控制地流出。

他想做。

溫白裕動作又停了一會，將自己的慾望插入賴舜年的腿間，微拉起賴舜年的腰，更具有侵占性的擺動。

「溫哥……哥！哥！」賴舜年失控亂喊著，隨著溫白裕不斷頂入的動作，分身不斷摩擦著，好像又要高潮了。

溫白裕的手從後頭抓住他，不讓他那麼快第二次高潮。

賴舜年想射又不能射，痛苦得哭出聲來，一手推著溫白裕掐住自己的手，想掙脫這人的懷抱。

「乖。」

就那麼一聲乖，賴舜年安靜了，也不怎麼掙扎，只能壓抑著聲音，對身後的人懇求，「……快點。」身體不自主地向後輕輕頂一下，催促著他。

溫白裕壓下來，咬住他肩膀，猛地動作，握住他們兩個人的一塊噴發。兩人份的濁液滿手，賴舜年到達頂點後，向前撲去，累倒在枕頭上。

溫白裕起身，進浴室清理。

賴舜年視線瞄向他的背影，見他走進浴室裡頭，溫白裕沒關門，他隱約看得見他

的影子。

儘管賴舜年達到兩次高潮，卻仍覺得空虛不滿足，但他想對方或許也是，所以一點也不意外溫白裕在浴室花很久的時間才出來，應該是在裡頭自己又解決一次。溫白裕帶著濕毛巾出來，給賴舜年擦澡。

「現在幾點了？」賴舜年累得睜不開眼睛了，任由身旁的人擺佈，濕布巨細靡遺地擦過他所有肌膚，從臉到脖子，肩膀到胸膛，接著是手，每根指頭都被細心的擦拭乾淨。

賴舜年等了很久沒聽到溫白裕的聲音，又問了一次，「現在幾點了？」他的聲音含含糊糊，幾乎都快睡著了。

「三點了。」

賴舜年哀鳴一聲，「早上第一班車六點開，讓我睡會。你能叫我起來嗎？」

因為有求於人，賴舜年勉強睜開眼，希望他能答應他。

溫白裕沒抬頭，看都沒看他一眼，專注於擦拭他的身體，許久才回應他，「多睡會，早上我送你回去。」

語畢，溫白裕終於抬頭看他。

衝著他一笑，賴舜年向他道謝，「謝謝溫哥。」

溫白裕心一緊，仍舊面無表情，只嗯了一聲，繼續手上的動作。

賴舜年放心下來，閉眼就睡，腦子已經開始想明天開店要做哪些準備，可他想不了多久，身下傳來異樣感。

溫白裕擦拭下體時，握住他的，帶有惡意的摩擦幾下。

「溫、溫哥？」賴舜年又睜開眼，緊皺眉頭。

「嗯。」

「不要了——要睡了——」賴舜年求饒，他真的累了，雖然還沒起頭，但男人真是感官動物，再摸下去肯定又生龍活虎。

「你睡。」

賴舜年想哭，這樣叫他怎麼睡得下去，看來相隔一個多月沒讓男人做到底是錯誤的決定，但也說不定答應了對方會更失控。

退一萬步，他想他是需要安撫男人看得到吃不到的心情，「溫哥，你下禮拜一有空嗎？」

「嗯？」

「不如我們再約下禮拜。」賴舜年提議，再這樣下去沒完沒了的，他們都不用睡了，之前也不是沒有過只碰面但不做的情況，可今天男人特別執拗，拿他沒轍。溫白裕終於捨得停手，應答一聲好，擦向別處。

總算是放過他了，賴舜年想這一次溫白裕應該不會再有其他動作，安心睡了。溫白裕也確實不再折騰人，幫他擦完澡，放好濕毛巾，摟著人，跟著睡下。

賴舜年早上八點半醒來，身旁的人正坐在床角扣著袖釦。賴舜年看著溫白裕的背影，一時間有些發懵。

溫白裕整理好，轉頭發現他醒了，對他說：「早。」

簡潔，不多廢話，向來是他的說話特色。

「早。現在幾點了？」

「八點多。」

「啊，那我們得快點。」賴舜年趕緊起床，往浴室跑，洗了個澡，換上原本的衣物，走出浴室。沒想到溫白裕還待在臥室裡，和他對上視線時，他不知道為什麼溫白裕皺眉盯著他看。

「怎麼了嗎？是不是哪裡不對？」賴舜年低頭看看自己的衣服，他衣服是很正常的黑色T恤、深藍色牛仔褲，一直以來他都是這樣穿的，是哪不對勁了？

難不成褲子有破洞？

褲子有破洞也沒關係啊，也有那種刻意破洞的牛仔褲。

「怎麼了？」賴舜年困惑不已。

「那是昨天的那件。」溫白裕開口。

「是啊。」賴舜年回答他。昨天他這樣穿不好好的，怎麼突然就有問題了？

溫白裕不說話了，站起身，直接離開臥室。

賴舜年跟著出去，不知道男人發什麼脾氣。

溫白裕沉默不語，開門離開，賴舜年默默跟上，但對方按了電梯也不等他，害他差一點被電梯門給夾住。

在抵達地下二樓停車場前，電梯內低氣壓。賴舜年不知道自己哪惹到他了，他可受不了這樣的氣氛，要是他們分開之後溫白裕還是這麼不開心，那他這禮拜都不用工作了，只會一直想著這件事情，這可不好。

電梯抵達，門開溫白裕率先出去，在電梯門口，賴舜年出手拉住他的衣角。

溫白裕停下腳步，微側過頭，以眼角看他。

「別生氣了，都是我的錯。」賴舜年向他道歉，雖然他不知道到底哪錯了。

溫白裕轉向他，正面對著他，縱使面無表情，賴舜年也讀得懂他的情緒。

真是生氣了。

得討好他，得想想辦法，賴舜年思考了後說：「下禮拜我還是晚上過來？你想吃什麼？我幫你帶來。」

溫白裕還是那樣的表情，但賴舜年卻能感覺氣氛沒那麼緊繃。

「麵。」溫白裕說完，轉身就走。

「那好，我幫你做麵。我們待會要一起吃早餐嗎？」賴舜年答應得乾脆，又問他接下來的打算。

「你想去哪吃？」溫白裕反問。

「回我家，我弄早餐給你帶去公司吃，好不好？」賴舜年提議，他覺得這樣最方便，他還能順便揉麵團。

溫白裕沒反對，兩人上車，發車直往賴舜年麵店的方向開去。

賴舜年讓溫白裕把車停在附近的停車格，走路到他的老賴刀削麵，距離開店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，他想溫白裕身為老闆上班時間應該比較自由，他始終不清楚溫白裕上班時間到底是幾點到幾點，但看對方不疾不徐，那他也不用太在意。

賴舜年領著人從後門進入，一旁就是他的儲藏室，冰櫃菜肉，麵粉都在這裡製作完成，再分到店前的小攤，一天要賣的份量要抓得精準，配合國定假日與跨年期間會多準備一些。

「你先到裡頭坐著吧，我馬上弄給你。」賴舜年說著，換上圍裙，拿出他事先準備好的老麵。

溫白裕卻沒動作，站在他身旁，雙手環胸，看著他動作。

賴舜年怕他覺得熱，移動電風扇，盡量向著他吹。

賴舜年做了蔬菜煎餅給他，都是現成的材料。

「老闆，慢走不送。」賴舜年送他到後門口，礙於他待會要開店，不能再陪他走一段。

溫白裕點頭，走了，賴舜年在他身後用力揮手，向他道別，一直到對方走出他的視線為止，又轉身回去，繼續工作。

開店沒多久，電話就來了，又是一天的開始。

溫白裕離開賴舜年的麵店，走回停車處，駕車前往公司。抵達公司的地下停車場，搭乘電梯，掏出手機將其開機，抵達一樓時，有了訊號，提示鈴聲狂響，溫白裕快手關閉提示音，全是來自曾之易的簡訊。

曾之易像是有感應似的，第一時間又打電話過來。

溫白裕剛接起就聽見那方咆哮著，「你在哪！聯合會議就要開始了，你現在最好馬上給我出現！」

溫白裕應答一聲，「我在一樓，正要上去，不聊了。」

語畢，結束通話。

溫白裕走向專屬電梯，很快抵達頂樓，電梯門一開，曾之易已經站在外頭等著，跟著溫白裕往辦公室走，解釋現在的情況，昨晚討論出來的結果已經跟其他幹部說了，現在就等著開會，不知道對方會有怎樣回應，到時見招拆招。

溫白裕點頭，表示明白。

像這種與國外連線的會議，一開就是好幾小時，非常消耗體力與集中力。

一場會議下來，曾之易叫苦連天，菸能抽掉一整包。嘴上抱怨，那些外國廠商條件太坑人了，還特別會講，繞來繞去的差點都要以為真是便宜他們，實際上問題太多。真虧溫白裕撐得住，還能應對自如。每當這時候，曾之易深深體悟這就是老闆與祕書的差別。最後與外商談妥的條件，和他們昨晚討論出的結論差不多，協商出雙贏的局面。

會議結束，溫白裕回辦公室，曾之易特地詢問，要不要順帶訂飯，只是過了午餐時間，只能訂訂便當。

「不用。」溫白裕拒絕了。

曾之易一愣，提醒他一聲，「你不吃飯，胃會出問題的。」

「我這有早餐還沒吃。」溫白裕抽出幾份文件，正準備要看，對於曾之易的關心給予友善的回應。

「你早餐沒吃！天吶，那可是最重要的一餐！不過都放這麼久了，你也別吃了，

我還是幫你訂餐吧。」曾之易說完就走。

溫白裕就不阻止他了，反正多一份便當他還是吃得下。

所以當曾之易從手下那拿到便當，再進溫白裕辦公室時，溫白裕已經把煎餅吃完一半了。見他不聽勸，還是把隔餐的早餐吃了，曾之易忍不住嘟囔幾句，「就叫你別吃了，真是的，耳根子真硬。」

對於曾之易的抱怨，溫白裕從文件中抬眼，瞥他一眼，沒多表示。

曾之易摸摸鼻子，撇撇嘴，自認雞婆，將便當擺到他辦公桌上，自己也順勢坐下，講講剛才的會議與後續，說到後來，怎樣都得不到溫白裕的反應，乾脆轉換話題，談談溫白裕與賴舜年的事。

「小年最近可好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話題結束。

曾之易不死心，又問：「昨天看見他，好像還是高中時候模樣，他怎麼都沒怎麼變？」

沒得到任何回答。

曾之易再接再厲，「你們在一起也十多年了，真不簡單，我是不清楚你們的情況，你也知道我們很少會談到這些，只是我有很多同志朋友和另一半分分合合的，沒有你們這麼長久，沒想到那個不起眼的小年在這方面挺有兩把刷子的。」

曾之易也不免俗地認為賴舜年配不上自家老闆，溫白裕是什麼人，高富帥集一身，縱使摔過，但也爬起來，還更勝往日繁華，這樣男人誰不愛！要不是他對男人沒興趣，他還真想爬上自家老闆的床。

「我們從沒分過。」溫白裕糾正他的說法。

曾之易愣住，久久反應不過來，錯愕的盯著溫白裕，說不出話來。

「飯吃完了，就出去，別在這偷懶。」溫白裕冷言冷語催促他離開。

曾之易嚥下口中的飯菜，端著自己才吃一半的便當走出老闆辦公室，還沒能從剛才的震驚中緩過神來。

同事遇見失魂落魄的曾之易，推他一把，調笑他是中邪了嗎？

曾之易才回過神，反駁他一句。

「不是撞邪，是看見奇蹟了。」

曾之易努力回想昨天賴舜年的模樣，身穿粗糙布料的T恤與廉價牛仔褲，平凡不起眼，出社會多年，氣質還保持在學生時代。現在的賴舜年與十多年前的賴舜年好像沒有任何變化，或許有些歲月留下的痕跡，但並不影響他給人的感覺，他並不是娃娃臉，但就是給人沒什麼改變的印象，和以前一樣樸實耿直。

他還記得高中時期的賴舜年，總繞在他們周遭，僅僅只對溫白裕獻殷勤，好像他的世界只以溫白裕一人為中心。可真是這樣嗎？覺得記憶有點什麼落差，他以前沒想明白現在也依舊不明白。

他記得當時溫白裕去哪總有賴舜年跟著，他能在賴舜年眼中看出對溫白裕的依戀，就算所有人都說他噁心、驅趕他，他依舊跟隨。

他想起那些人對賴舜年的形容——像是蒼蠅遇到甜，緊追著不放。當時的那些人再難聽的嘲諷都說得出口，在他聽來不過只是嫉妒賴舜年能接近溫白裕。他甚至看過他們成群聯手欺負賴舜年，當時賴舜年真的很慘，但這些挫折都沒有讓他因此離開溫白裕。

現在仔細想想，如果當時溫白裕沒給賴舜年機會，賴舜年又怎麼可能會待在他的身邊，曾之易越想越覺得迷幻離奇了。

總而言之，他們倆在一起是件很奇特的事情。

Crescent